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瓦輪斯丹

(下)

席勒爾著

胡仁源譯

商務印書館發行

丹 斯 輪 瓦

(下)

著爾勒席
譯源仁胡

著名界世譯漢

編主五雲王
庫文有萬

種千一集一第

丹斯輪瓦

冊二

譯源仁胡 著爾勒席

路南河海上

五雲王 人行發

路南河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刷印

埠各及海上

館書印務商 所行發

版初月二十年二十二國民華中

究必印翻權作著有書此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W A L L E N S T E I N
BY J. C. F. SCHILLER
TRANSLATED BY HU JEN YUAN.
PUBLISHED BY Y. W. WONG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3
All Rights Reserved

瓦輪斯丹

第三本 瓦輪斯丹之末路 共五幕

登場人物

瓦輪斯丹

馬克思、畢各洛米尼

伊洛

白特勒

一個副官

戈登 哀格爾的防守司令

戴衛盧克

瑞典大尉

第三本 瓦輪斯丹之末路

奧克安夫、畢各洛米尼

德茲克

伊唆洛尼

騎兵大尉勞依曼

瓦隆吉爾大佐 瑞典的使者

陸軍少佐計納爾丁

麻克多納 均瓦輪斯丹軍隊中的官長

帶甲騎兵的代表

哀格爾的市長

散尼

菲履得蘭公爵夫人

德茲克伯爵夫人

戴克拉

勞勃隆女士 郡主的女伴

魯深白許 郡主的馬廐管理人

龍騎兵 僕人 小使 市民

地點 前三幕在皮爾森，後兩幕在哀格爾。

第一幕 一間屋內係觀測星象工作的布置，有各種球形圖表，經緯儀，及其天文學上所用的器械。場內用紅光照住，七個行星的像，各在一龕裏面，均有微光照耀。散尼正觀察星象，瓦輪斯丹立在一個大黑板的前面，上面畫有各行星的圖形。

第一場 瓦輪斯丹，散尼。

瓦輪斯丹 我們可以就此停止，散尼，已經將近天亮，正是火星當令的時候。再去工作，也是沒有用處的。快下來罷，我們已經曉得很夠了。

散尼 讓我將金星再略為觀察一下，殿下。她剛纔升起來。在東方光彩燦然，好像一個太陽一樣。

瓦輪斯丹 是的，她現在離地球最近，所有全部的力量，都向這邊射來。（觀察黑板上的圖形）幸福的徵兆！現在這三個星宿，居然像決定命運的樣子，聚合攏來，兩個幸運的星宿，金星同木星，將這個惡運的火星，夾在中間，強迫這個傷害的主宰，使其爲我所用。因爲他在以前，久已與我爲敵，常將他的紅色光線，垂直的或傾斜的，有時爲四方形，有時爲交互形狀，將我的星宿射住，妨礙他的護佑力量。現在他們已將這個多年的仇敵戰勝，在天上替我把他捉住。

散尼 並且這兩個光明的星宿，一點不受兇星的妨害！土星的地位，已經不能傷害，毫無力量。

瓦輪斯丹 土星的權力，是已經告終了，他主宰地下祕密的產生，及深奧的情感，支配一切不見光線的事物，現在的時候，不能再有什麼作用，因爲光輝燦爛的木星，現已統治一切，將這種黑暗的工作，極力引入光明的世界——現在必須迅速動作，趁這個幸運的徵兆，還未過去的時候，因爲天象是永遠變動不停的。（門上有敲擊的聲音）有人敲門。看看，是那一個。

德茲克 （在外面）開門！

瓦輪斯丹 這是德茲克。有什麼要緊事情？我們現在正忙着呢？

德茲克（在外面）將別的事情暫且丟開，我求你。這是不能稍緩的。

瓦輪斯丹 開罷，散尼。（他替德茲克開門的時候，瓦輪斯丹將黑板前面的帷幔放下。）

第二場 瓦輪斯丹，德茲克。

德茲克（走進來）你已經曉得了嗎？他是被捉住了，已經被加拉斯送到皇帝那裏去了！

瓦輪斯丹（向德茲克說）那個是捉住了？那個是送出去了？

德茲克 就是他，曉得我們的全部祕密的人，曉得我們對於瑞典對於薩克遜各種交涉的人，從他手裏，一切都去掉了——

瓦輪斯丹（非常喫驚）難道是賽境嗎，快說，不是，我求你！

德茲克 他正向雷更斯堡到瑞典兵營去的途中，被加拉斯的部下擒獲，他們是早已埋伏在那裏等他的。我的全部文件，送與鐸武斯克、麻泰司、圖翁、奧克斯吞、安海依姆的，均在他的身邊！現在完全落在他們的手中，所有前後的一切情形，他們都知道了。

第三場 以前各人，伊洛上。

伊洛（向德茲克說）他已經曉得了嗎？

德茲克 他已經曉得了。

伊洛（向瓦輪斯丹說）你現在還想同皇帝講和嗎，還想恢復他從前的信任嗎？若果還是這樣，你可以將一切的計畫，現在完全放棄了。人家已經知道，你的意思是怎樣的。你現在只好前進，因為再要想後退，是不可能的了。

德茲克 他們現在已拿住攻擊我們的文件，不能否認的證據——

瓦輪斯丹 裏面並沒有我的親筆。我懲罰你的謊言。

伊洛 真的嗎？你難道真相信他，你的連襟，用你的名義所辦交涉，人家會不算在你的賬上嗎？連瑞典人都當他的說話，就同你的說話一樣，你維也納的仇人到反不是這樣！

德茲克 你雖然沒有親筆的文件，——但是你要想想看，你同賽境口述的說話，已經達到什麼程度。他還肯不說嗎？他若是利用你的祕密，可以自己免罪，他還肯安於緘默嗎？

伊洛 你自己還不明白嗎？因為現在人家已經判明，你是已進行到這樣的程度，你說，你還等什麼

呢？你再不能保持你的兵權，若是你一放棄，就要完全失敗了。

瓦輪斯丹 這個軍隊是我的保證。軍隊不肯同我離開。他們應當知道，權力還在我的手中，自己只好忍耐下去；我若果很謹慎的保持忠實態度，他們也可以表示滿意了。

伊洛 這個軍隊是你的，只有現在這一刻時候，還是你的；可是時間的力量，正在使他逐漸動搖。今天，明天，軍隊的感情，還有公然助你的力量，但是你若假以猶豫的期間，現在的好意，自然漸次消滅，一個一個的暗中離心，直到最後，現在這個地震的力量，必使不忠實的脆弱的建築物，完全破壞。

瓦輪斯丹 這真是一個不幸的禍事！

伊洛 我如果要叫他一個很幸運的事情，他對於你發生一種影響，可以使你趕快一點動作——那個瑞典的大佐——

瓦輪斯丹 他已經來了嗎？你知道，他帶了什麼來？

伊洛 他一定要向你自己面說。

瓦輪斯丹 一個不幸，不幸的事情——真的！真的！賽境知道得太詳細了，而且決不肯緘口的。

德茲克 他是一個波罕米亞的叛徒和亡命，他的生命本來很是危險，若是將你犧牲以後，可以保全自己，他還有什麼遲疑呢？並且他們若是用刑罰拷問，他本是一個弱者，那裏還有抵抗的力量呢？

瓦輪斯丹 （深入於沈思的中間）以前的信任，是再不能恢復的了。我現在無論怎樣做法，總永遠成爲國家的叛逆；就是我再很正當的回復我的職務，也是沒有用處的了。

伊洛 這樣於你是只有害處，並不能表示你的忠誠，只能表示你的沒有力量。

瓦輪斯丹 （很激動的樣子，往來行走。）難道因爲我從前偶然這樣想過，現在就要認真做去嗎？倒霉，那個同魔鬼玩笑的。

伊洛 你若果以前只是一種玩笑，我想，現在必須拿實在的舉動，來自己懺悔。

瓦輪斯丹 我現在必須將這個完成，現在，現在，趁這個權力，還在我手中的時候，必須實現——

伊洛 必須在維也納方面，決定計畫，實行開始動作以前——

瓦輪斯丹（看簽字的文件）這裏是各軍官簽字的文件——馬克思、畢各洛米尼，不在當中，爲什麼不在？

德茲克 他是——他以爲——

伊洛 這不過他自己的自負！他以爲他對於你，不須這個。

瓦輪斯丹 不須這個，他說得完全不錯——各聯隊不願意到弗蘭武登去，這裏已經有公信送到，很激烈的反對這個命令。第一步的暴動，已經開始了。

伊洛 你相信我，你把他們引到敵人方面，較之引到西班牙方面去，一定容易得多。

瓦輪斯丹 我要聽聽看，瑞典方面，要同我說什麼說話。

伊洛（很急迫的）請你叫他進來罷，德茲克！他已經等在外面了。

瓦輪斯丹 稍爲再停一歇罷。這個事情來得太快，我還沒有時候詳細考慮——我是向來不慣於這樣，隨着外面的環境，自己胡亂行動的。

伊洛 你姑且先聽他的說話，以後再慢慢決定。（他們下）

第四場 瓦輪斯丹自己一人說話

真是這樣了嗎？再不能由我自己的意思，再不能照我喜歡的樣子，回轉頭來了嗎？難道因為我心中偶然這樣想着，並不是外界的誘惑——不過心中一時的夢想，並沒有考慮實行的方法，僅預留這樣一條道路，現在就要認真做去嗎？——真正只有上帝知道！這個並不是我的真心，從來沒有認為決定的事情。不過在思想中間，覺得令人滿意，無限的自由與權力，使我迷惑；難道在空虛的幻想之中，醉心於帝王的希望，就算是一種罪惡嗎？我胸中的志願，還不是一竟自由，我不是一竟注意保留相當的道路，預備可以隨時回轉的嗎？何以現在忽然之間，我自己竟會到了這樣地位？後面的途徑，完全斷絕，彷彿自己造成一座高牆，將我的歸路阻住！（他很沈思的樣子，站在那裏。）我現在總是像有罪的樣子，任憑我如何設法，好像總不能洗去這個罪名；因為我感受二重心理的責備，而且——自己這個疑惑，使愉快的泉源，純潔的行爲，被其毒害。實在我若果真是一個叛逆，就應當極力避去外面的形像，很周密的將自己完全遮蔽，決不肯吐露一點不平的聲音。因為自己知道，有這個不能誘惑的意志，存在胸中，所以心內的純潔，給予感情以表暴的餘地。

——說話是膽大的，因為這個並不是行爲。不料現在偶然發生的事情，從遠處觀察起來，好像有計畫的樣子，前後相合，從前的忿怒，從前的情感，從心中隨便吐露的說話，用人爲的組織聯合起來，構成一個可怕的罪名，使我絕無可以辯白的餘地。我是這樣將自造的網羅，罩在自己身上，非用極大的力量，不能將他破除。（回轉來立定）同一班人一樣！勇氣的衝動，引起我膽大的行爲，受須要的支配，使我自己失去把握。在現在這一刻時光，必要是最爲真實的。人類的手，握定命令的樞軸，不能不覺得戰慄，在我胸中的時候，我的行爲，還是我自己的；一旦由心中確實的區域，放出外界，即受世間一切力量的支配，此等力量，使人類的技能，絕無可以信任的。（他很激動的在室內往返行走，一歇之後，有心思的樣子，重複立定。）你現在開始動作的，是什麼事情？你自己已經確實知道了嗎？你是要想使一個很安定的很確實的力量，發生動搖；這是一個多年的神聖主權，在習慣上有確立之基礎，在人民幼時的信仰中間，有堅固不拔的根苗。這不是一個力與力的決戰，這種決戰，我是毫不怕的。凡能夠看見的，用眼光可以觀察的，我可以很膽大的同他對抗，他的勇氣，可以引出我的勇氣，我所怕的，是一個不能看見的敵人，存在人類的胸中，與我爲敵，只有

怯懦的恐懼，在我是最可怕的——表現於外面活潑的極有力的恐怖，並不是可怕的。極可怕的，是普通的永遠過去的性質，以前如何，以後永遠回復原狀，明天這樣，因為今天是一樣的人類係完全由普通性質造成，習慣是人類的保母。可憐的人，他妄想移動貴重的傳家器具，祖先遺留的產業！時間有一種神祕的力量；以前的程式，是一個神聖的東西。誰能取得的，就有占領的權利，神力能使大眾替他防護。（向剛走來的小使說）是瑞典的大佐嗎？是他嗎？哦，他來了。（小使下。瓦輪斯丹的眼光，隨他之後，注射門上。）他現在還是干淨的——現在還是這個罪惡，還沒有從門內進來——兩個人生途徑的分歧，是這樣狹仄的界限嗎！

第五場 瓦輪斯丹同瓦隆吉爾

瓦輪斯丹 （將一個堅銳的眼光，向他注視一歇之後。）你的大名是叫瓦隆吉爾？

瓦隆吉爾 古斯達夫、瓦隆吉爾，瑞典國藍旗聯隊的大佐。

瓦輪斯丹 從前有一個瓦隆吉爾，在斯託拉爾重得的地方，由勇敢的防禦，令我增加許多困難。因為這個緣故，使我不能取得這個海邊的城市。

瓦隆吉爾 你同他爭鬪的，是自然的力量，並不是我的功勞。公爵閣下！拜爾特海邊暴風雨的力量，阻礙你的自由進行，海洋同陸地，不能同時替一人效力。

瓦輪斯丹 你從我的頭上，將海軍大將的制帽奪去。

瓦隆吉爾 我現在來，要將一個王冠戴在上面。

瓦輪斯丹 （招呼他請坐，自己坐下。）你的信任書。你是帶有全權來的嗎？

瓦隆吉爾 （有心思的樣子）現在還有許多疑問，應當先解釋的。

瓦輪斯丹 （將信看完）這個信是有手有足的。瓦隆吉爾先生，你這個長官，真是一個極聰明的頭腦。他信上說，幫助我取得波罕米亞的王冠，他不過完成先王自己的遺意。

瓦隆吉爾 他說的確係實情，先王非常佩服閣下的聰明和將略，他一竟說，這樣一個極能統治的人，應居帝王之位。

瓦輪斯丹 他居然這樣說法，（很親信的樣子，同他握手。）真的，瓦隆吉爾大佐——我心裏也一向同瑞典人是很好的——這個你們在希奈境同紐吳堡的時候，就可以看出。有好幾次，你們已

經在我權力之內，我總是放你們從後門逃出。這就是維也納方面，不能原恕我的原因，以至現在弄到這樣的地步——因為現在我們既然有共同的利益，讓我們彼此真實的互相信任。

瓦隆吉爾 每方先有確實的保證，信任是自然會發生的。

瓦輪斯丹 我覺得，你們總理，對我還不能十分信任。是的，我可以明白說出——這個辦法，在我一方面，完全沒有利益。他的意思，以為我對於皇帝，他是我的主人，尚且可以用這樣的手段，對於敵人，當然是一樣的，結果還是前者對我，較之後者，可以更先原恕。你的意見，也是如此的嗎，瓦隆吉爾先生？

瓦隆吉爾 我在這裏，只有一個使命，絕沒有什麼意見。

瓦輪斯丹 皇帝已經迫我到最後的地步。我再不能有面目替他任事。為我自己的安全起見，不得已才有這樣極端的行動，在我的良心上是很受責備的。

瓦隆吉爾 這個是自然的，除非真有必要，誰肯做到這樣的地步。（稍停一歇）閣下的如何行動，以及怎樣對於你的主人，你的皇帝，在我們決沒有參加意見的必要。瑞典人拿了自己的武力同

知識，祇曉得着眼我們自身的利益，若是機會有利於我們，或戰事上可得什麼好處，我們是毫不遲疑的，欣然領受，只要一切的關係是很妥善的——

瓦輪斯丹 人家爲什麼這樣的遲疑？疑我的意志呢？疑我的能力呢？我已經同你們總理說明，若是他將一萬六千人託付給我，再加一萬八千皇帝的軍隊——

瓦隆吉爾 閣下是一個最著名戰事首領，是人人知道的，公認爲第二的阿梯拉同巴埃魯斯。你若千年以前，怎樣毫無憑藉的，忽然造成一個軍隊，完全出於人人意料之外，至今提起這個事情，大家還驚異不置。但是——

瓦輪斯丹 但是怎樣？

瓦隆吉爾 總理的意思以爲，從一點基礎沒有，在戰場上集合六萬軍隊，實在還是容易的事情，比之於將其中的六十分之一——（他停止不說。）

瓦輪斯丹 怎樣？直捷的說出來！